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

同治元年壬戌八月癸未江甯將軍都興阿奏查前經

附片奏

聞洋人與周家圩港居民爭鬭致洋人燒毀紅草大船三隻該船
兵勇夫役被擄被燒人數未能詳細聲明茲據定海鎮總
兵李德麟呈稱所有被燒三船燒斃水勇一名不見下落
兵勇夫役共十五名沈木礮位二十九尊擄獲三尊口門
均被釘塞又查自上海前來商船被毀擄去搭船客人一
節茲據總統水師浙江黃巖鎮總兵黃彬轉據儘先副將
黃廷陞之胞兄黃德修由上海來稟云伊等四人由上海

搭船來營看視伊弟黃廷陞不意於六月十九日行至不識土名江面突遇外國洋人指該船為盜強將人眾迫令過船並搬取物件燒毀船隻現將伊等拘解上海等處當由黃彬飭責廷陞前赴上海並咨明通商大臣薛培飭縣提訊查明辦理茲由上海縣訊明省釋將黃德修等交黃廷陞保領來營據黃德修面稟伊於本年六月初七日約同友人梁亞寗徐貴安同姓之黃廷擡共四人由粵東搭船於是月十一日到上海覓船入江赴瓜洲水營探望伊弟黃廷陞適有盧勝全之金有利商船一隻已受客人顏國棟等雇往仙鎮裝米伊等四人即搭該船入江六月十

七日自吳淞口動身。十九日突遇洋人。指該船為盜。將同
船人等拘解上海縣查訊。所有隨帶公文及衣箱等件。概
被洋人搬去。今蒙上海縣訊明。省釋交黃足陞保領來營。
衣箱等件未蒙追給。等因前來查黃德修等既已訊明。省
釋其衣箱等件。亦應查明給領。已咨明薛培李鴻章查照。
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都興阿奏。道查洋人與周家圩港爭開。據
去人數。及焚毀商船。據去客人姓名一摺。據稱洋人燒毀紅單
大船三隻。燒斃水勇一名。查無下落。兵勇夫役共十五名。沈失
破位二十九尊。既據該將軍查訊確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

可將都興阿前後所奏各情向洋人逐層理論惟副將黃廷陞之兄黃德修等由上海搭坐客人顏國棟等商船入江行至不識土名江面突遇洋人指該船為盜將同船人等拘解上海縣查訊所有隨帶公文及衣箱等件概被洋人搬劫經黃廷陞前赴上海將黃德修等保釋衣箱等件未蒙追給等語黃德修等既據上海縣訛明省釋何以衣箱等件不向該洋人追還且全有利商船並未為盜無故被洋人焚毀該船戶豈肯甘心客人顏國棟等曾否訛明一併釋放有無遺失貨物銀錢情事案關交涉外國要件必須真實無偽方足以折服其心著詳照李鴻章將黃德修等所坐客船因何被洋人焚毀搬去衣箱等件因

何不向洋人追給緣由據實覆陳。幸得稍為隱諱。

乙未

論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奉親王等面呈崇厚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信函內稱副將華爾於八月間進剿慈谿受傷身故。現在所部常勝軍暫交都將白齊文。法思爾德接辦。英國卻欲。萬人尚在未定。並據法國公使哥士耆函稱甯波與餘姚勢甚危急。賊匪蠭至。四面圍逼。至宜嚴加堵禦。所有前已議准該國副將勒伯勒東在甯波管帶本兵。並訓練中國兵丁。該副將未接中國會辦明文。無權在握。請總理衙門行文李鴻章。速給憑劄。並令左宗棠轉飭甯波道將該處防務統交籌辦。必可竭力。

部署各等諭華爾以外洋歸誠之人從前雖稍有驕悍而此時既為中國效加禦賊捐軀自應獎勵優加以為外國觀感諒薛煥等必當奉請恩卹惟常勝軍素尚得加必需幹練之員方可接管白齊齊法恩爾德確係何國之人是否勝任抑或徑用中國大員接管著薛煥李鴻章左宗棠吳為籌商迅速辦理至崇厚函內有英國卻缺萬人之諭而哥士耆又稱欲令法國副將勒伯勒來接辦甯波防務並稱嘗帶本兵兼訓練中國兵丁一體歸其統率有無窒礙甯波上海曾否令其訓練兵丁並著察覈其隊至甯波為海口要郡現在情形危急設再被逆匪竄擾則閩省上海各海口又復戒嚴防不勝防且有難再分兵攻勒

之勢。左宗棠身任浙撫。自應力籌兼顧。以保名節。此時借資外國。兵力加不無後慮。然專恃官兵保守。而甯郡濱臨海隅。人恐中國兵力不及。現已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英法公使等商。如今該二國人帶兵。必須如華爾之呈。請歸入中國版圖。願受節制。方可予以兵柄。薛福、李鴻章亦著按照此意。與在滬領事等官商辦。總之此事大局所關。或令英法二國之人接帶此軍。或仍歸中國將弁及白齊文統帶。僅令英法二國合力幫助之處。務當妥籌酌辦。不可稍有拘泥。致誤海防大局。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准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薛福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咨稱。布路斯國現派使臣列斐士前

來中國換約於七月二十日已抵上海並據寄到該使呈
遞臣等照會一佈內稱奉伊國君主諭令卽在上海互換
條約請派委大員赴滬辦理等語臣等查互換條約一事
係上年議定載明條款之內茲該國旣派出列斐士前來中
國言明卽在上海互換自應准其辦理惟所請派委大員
一節查一切條約上年業由臣崇綸等在滬面與艾林波
議定此次列斐士前來換約彼此皆係照約而行並無別
項商辦之事自可無庸由京派員前往應請卽於薛培孚
鴻章二人卽

派出一人就近與列斐士互換庶較簡便至從前與英法各國換

約其條約本內均經奏明請用

御窯
下路斯國情事相同。自應查照成案一律辦理。如蒙
俞允臣等卽當知照內閣。奉用

御寶後將條約各本發交三口通商大臣。達齋上海交
派出換約之員。祇領辦理。

恭親王等入奏。據薛福、李鴻章面稱。查布路斯國公使列
斐士照會內。自稱住紮中國總理通商事務總領事兼署
欽差大臣。查各國通商稅則內載總領事與藩臬司同品
等語。今列斐士本職係總領事。不應與總理衙門用平行
照會。似應略予限制擬請俟換約本案辦竣後。徐用婉言。

告以嗣後仍須改用申陳該使如聽曉諭即可秉機令其將原照會收回。但該使能聽與否亦非確有把握等語臣等查該大臣等函內所稱各情自係為欲存體制起見惟薛煥等又稱未能確有把握臣等因恩列斐士既經呈遞照會無論將來能否令其收回此時總當予以照覆若徑置之不理恐該使引以為恥必將藉口希圖來津因查該使照會內渾書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明列臣等訴訟衙門商定仍用上年原訂條約臣等繼及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銜名覆伊照會一件寄交薛煥等查收仍令薛煥等先於司道中酌定一人出名另辦照覆一件與

之如該使允從卽由給予照覆之員與之換約萬一該使
不允卽將寄去臣崇綸等照覆發給而互換條約一事亦
仍歸現在

派出薛煥李鴻章等一人與之辦理臣等之意亦為欲少存體制
起見惟能否照此辦理之處應仍令薛煥等臨時相機公
商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布路斯國公使到
瀛請派大員互換條約各摺片已諭令內閣將條約蓋用御寶
發交崇厚齋送上海矣所有此次互換條約卽著派薛煥辦理
至薛煥等所稱該公使係屬領事不應徑用照會亦為體制起

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擬先令於上海司道酌派一員
出名照應。如該公使先行。卽由給與照會之司道與之換約。另
備崇綸等照會一併。該公使如果不允。再將崇綸等照會發給。
由薛煥與之換約。僅該公使必欲索取全權大臣字樣。薛煥可
即按照與比利時國換約之例。由薛煥擬給照會換約總之國
家體制所在。爭得一分。卽獲一分之益。惟在薛煥與李鴻章相
機籌辦。諒該大臣等熟悉情形。自能悉臻妥協。總理衙門片
著鈔給閱看。

丁酉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本年六月二十九日據通州
稟稱。如皋縣屬周家圩港口。訪有洋人與廣勇滋事等語。

復據統帶戰船總兵李德麟稟報。與通州所稟情節稍有
未符。臣等卽檄委坐補太倉州知州方傳書前往查明。據
實稟復去後。旋准督辦江北軍務都興阿咨會周家圩港
居民與洋人爭鬪一案。已奏明請

旨將彈壓辦理未善致啟爭端之水師員弁先行分別革職摘頂。
交黃彬從嚴查辦等情。七月十八日承准寄

諭。此次啟覺根由等因欽此。入於二十九日承准寄

諭。都興阿奏燒毀紅單大船三隻等因欽此。先後恭錄咨行查辦
各在案。茲據委員方傳書會同通州稟稱。赴周家圩港明
查暗訪。該處商民衆云。有甯波釣船。勾雇洋人隨船銷貨。

來港每日上岸酗酒滋事民人已忿忿不平六月初一日晚洋人酒後途遇粵勇持棍亂擊該勇喊人捉拏登時岸上百姓聞聲齊聚洋人見人眾畏懼竟水逃走以水深淹斃二名旋經甯波船商搭尸棺殮開船不知去向十一日晚來火輪船一隻洋人上岸捉去廣勇三名卽揚帆而去十四日入來輪船三隻肇言入江捕盜艇勇初不為備洋人放火將紅單船三隻燒燬並放槍擊死百姓一名該尾親因洋人難與較量並未報官相驗查此案係甯波客商勾雇洋人來港或為保護貨物或為藉抗釐捐均未可知而該洋人並無領事官給發蓋印執照本達條約況屢次前

來構釁。是否甯波船商從中搆弄。自應傳提該商嚴訊。確
情方知曲直。惟該商船業已遠颺。無從提訊。而此船銷貨
之行極間間設如皋縣城。似可根追交出等語。臣查該員
等查覆各情。與都興阿鈔咨片奏大略相同。該洋人違約
妄行。始則酗酒滋事。繼則毀我師船。洋人來滬。並未向臣
等知會理論。其為曲在洋人。固無疑義。惟向雇洋人之甯
波船商。情殊奸詐。應卽劄飭如皋縣查訪明確。將該商交
出訊辦。其六月十一日捉去廣勦查係三名。十四日捉去
廣勦查係十四名。據英國領事照會蘇松太道云。稱本國
兵船在福山江陰地方。擊獲盜船多隻。內有盜四十五人。

其船當即燒毀。有人言四十五人中尚有良民無從查悉。應請分別訊辦等語。據上海縣訊明盧勝金等二十八名均係客商及船戶水手。盧勝金向管駕金有利廣東艇船裝坐。甯波王源盛號夥顏國棟等到江北買米。六月十九日行至通州周家圩對港江面被外國人盤查。拏去衣物燒毀船隻。將在船之人一併拉上洋船駛回解案。並無為匪不法。其陳式城等十七名即係周家圩港兩次被拏之人。陳式城供在李德麟營內當勇管帶新福興船一隻。在周家圩港巡防。遇外國人上船盤查。將伊船內火藥擦棄。水中搬去衣物燒毀船隻。伊與水勇水手等均被拉上洋

船駛回解案。並無為匪不法。亦無與外國人啟蒙別訛。許
以周家圩港一案。虛勝金陳式城等僉稱。並不知情。查虛
勝金等均係船戶客商。無干拖累。業經分別取保釋放。而
陳式城等既屬水勇。在周家圩巡防。該處滋事之案。不能
諉為不知。是否卽係啟攀之人。自應解回李德麟營內歸
案質審。究係何人啟攀。亦卽責成李德麟懲辦。惟據供燒
毀之船。僅有一隻。其金有利船。又在江陰地方被毀。不在
一處。何以該總兵等來稟。燒毀紅單船三隻之語。應再確
查。謹會同兩江總督臣曾國藩。通商大臣臣薛培恭摺覆。

陳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戊戌署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八月中旬新署甯紹台道史致謹由皖來滬。正與臣等商事宜。接據甯波府知府林鈞稟報法國兵與廣艇構釁。叛兵勾引髮逆。攻撲姚城。雖經中外官軍擊退。恐該逆更圖旁窺。該道隨於二十三日與副將華爾同坐輪船駛往甯郡。二十九日接據該署道稟稱探聞賊由杭州渡江。不下十餘萬。二十五日寅刻突入慈谿縣城。照會英國總兵分撥輪船。會同參將布興有等在大西壩一帶。節節防守。郡城兵丁有限。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止一千數百名。實數無從稽覈。處此

絕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用西兵防守。無如賊氣正惡。市肆不通。官稅日絀。艱窘萬狀。諒求臣處。揆解鉤以蘇困涸等語。續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華爾於抵甯後。聞慈谿復失。卽於二十六日督帶常勝軍駛至半浦。距慈谿二十餘里。由陸路策馬進兵。二十七日黎明。親赴城下。周恩閱視。指揮兵頭六人。率眾登城。該副將在後督隊。正用千里鏡窺看。賊勢不期賊從城上放槍。適中華爾胸脫。子從背出。登時暈倒。為隨後通事扶救回船。其時派令登城之常勝軍。已一擁冒煙直上。賊匪紛紛潰敗。被我兵擒斬甚眾。立將慈谿縣城克復。而華爾受傷回船。自知不

勅乘棹回郡。因憲船守兵太單。復調防甯之常勝軍二百六十名馳赴防守。二十八日華爾傷重殞命等情。臣查甯波正值喫緊。據吏致諤請兵請餉。上海脣齒相依。誠難膜祀。已飭勸諭甯屬紳商湊集英洋一萬圓。先後委員馳解接濟。復飭吳煦派法恩爾德在松江挑選常勝軍槍砲隊四百五十名。仍坐輪船於本月初二日駛往協防英法二國。亦派兵船各一隻同往。甯郡當可無虞。至常勝軍除前調赴甯沈由甯應付糧餉外。現留松江者。據吳煦稟稱。共有四千五百餘名。向由華爾教練。口糧極重。每月需餉不下七萬兩。惟華爾新近一時

未便遣勘。又華爾遺言擬暫交白齊各法恩爾德會同管帶。查白齊李漢恩爾德二人。自前年雇令攻克松都卽在軍中。白齊大亦經具稟願隸中華。奏奉
諭旨先賞四品翎頂嗣以簫塘戰勝復蒙

恩賞三品頂帶法恩爾德亦尚奮勇可暫令會帶等語。又據吳煦面書英領事參華陀照會。英因提督欲派兵頭接管此軍。臣復查常勝一軍。先由閩道吳煦飭派華爾教練。是以前撫臣薛煥奏委該道會同蘇松糧道楊坊統帶。每有調遣皆轉由該道飭遣以符體制。今若由西人專管恐未必悉就範圍。或改派華官經理。又未必兩相浹洽。經臣與吳煦

再四商議。自當仍令該關道會同統帶其白齊等法恩爾。
德是否勝任。並應否允准英國派人幫同教練之處。由該
道妥酌飭。遵如白齊文等果忠勇出力。自不妨破格獎勵。
如常勝軍不能如前得力。卽將人數口糧酌量裁減。亦責
成該道秉公戛辦。仍應聽臣調度。並隨時察酌。奏明請

旨定奪。再查副將華爾係美國部落鈕要人。前充該國武弁。咸豐
十年來游中土。經吳煦雇令管帶印度兵。隨攻嘉定太倉。
並兩次克復松江府城。屢攻青浦。身先士卒。屢受重傷。旋

因奉

旨撤印度兵。華爾赴道具稟。願隸中國臣民。吳煦留令管帶常勝

軍協守松江。本年正月率五百人破賊十餘萬於松江之
迎禧浦。天馬山等處。以少勝多。功績最著。復邀同英法二
國兵攻毀高橋、蕭塘等處賊壘。援吳煦棄繩。本年春節松
江屢瀕於危。而能幸轉為安者。華爾之力為多。疊沐
恩施。由四品銅頂加三品頂帶副將銜。並以副將補用。一再傳
旨褒嘉。自臣抵滬受事以來。該副將頗遭調遣。屢次派令會勦金
山衛城。進攻劉河蓬匯。所向克捷。又奮力克復青浦。並有
力圍逼蕪蘇州賊匪之議。似此忠勇性成。例以中華號將。
洵已出色當行。得之外國通臣。尤屬難能可嘉。臣已督令
吳煦等為改中國冠裳。易棺收斂。葬於松江。以全其效。令

中朝之志該副將華爾於松江甯波戰功尤著此次攻克慈谿
殲命實屬可敬可憫相應奏懇

天恩飭部從優議卽並於甯波松江兩處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諭內閣李鴻章奏副將光復慈谿中槍傷卽懇請建祠侵卽一摺
副將華爾以美國部落之人其稟顧隸中國版圖在上海隨同
官軍進攻嘉定太倉克復松江府城復能破賊於松江之迎椿
燭天馬山等處並會同外國兵弁攻毀高橋等處貳勦定朝延嘉
其戰功屢著臺沛恩施以副將擢用茲據李鴻章奏浙江逆匪
寇伺甯波攻陷慈谿華爾聞信卽管帶常勝軍進剿指揮兵勇
登城逆賊從城上放槍適中華爾胸脫子從背出登時暈倒當

經華爾所帶常勝軍將慈谿縣城克復。華爾回甯波後。於次日
殞命等語。覽奏實深嘉慨。洵屬義勇性成。無忝戎行。現經李鴻
章已飭吳煦等妥為殮葬。並著於甯波松江兩廟建立專祠。仍
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而示優典。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奉副將華爾克復慈谿中槍傷亡。
甯郡防守喫緊一擗已明降諭旨。將華爾交部優卹。並於甯波
松江建立專祠矣。惟洋人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微露其詞。
華爾既經傷殞。若在中國豈碑高冢。表揚事蹟。以為榮耀。卹著
薛培李鴻章酌度辦理。前因恭親王等面呈崇厚信函。內稱華
爾受傷殞命等情。當經諭知薛培李鴻章左宗棠等奏。常

勝軍素稱得力第前據薛煥等奏稱募足三千名何以此次留駐松江者有四千五百餘名是此軍為數不少白齊文能否勝任將來能否就我範圍不可不豫行籌處恐稍涉遲延日後轉成尾大不掉之勢徒糜餉項不如交中國大員管帶易為駕馭或一時無此勝任之員仍須暫交白齊文接統其職以示籠絡著薛煥李鴻章悉心察度毋貽後患至英國提督欲派兵頭接管尤多窒礙著薛煥李鴻章飭令吳煦設法阻止如其再三懇請亦必如華爾之歸中國版圖受我節制方可允行法國武官接帶常勝軍一事其議已定其所練甯波兵勇須與該國武官議明令其暫時管帶聽中國調遣所有籌防甯波一切事宜准

其會同商辦。仍須應地方官主持。均著薛培李鴻書遵照體察。
相機籌辦。

庚子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前據法國牙士者函稱
甯波一帶危急。前議本國副將勒伯勒魯在甯波管帶本
兵並訓練中國兵丁一節。諸速備公文行知蘇撫。立即給
憑。令其星馳赴甯防守。臣等告以法國兵丁雖稱勇往。但
不諳地方形勢。非歸中國大員調度。恐意見歧出。於行軍
非宜。即如副將華爾曾經具呈願練中國版圖。故能屢次
戰捷而復去後。昨據法國照會勒伯勒魯現令暫駐本國
水師參將權受中國職任。請飭借印信文憑給與該副將

為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各等
諭臣等查法國因甯波海口緊要顧將本國官員歸中國
大員節制具見和好真忙惟該副將既歸該省大員節制
自應由該省督撫給付劄憑以一事權相應請

旨飭下通商大臣薛煥江蘇巡撫李鴻章浙江巡撫左宗棠查照
辦理該副將勒伯勒東在甯波所練中國兵丁共計一千
五百名應給鉤項當按照舊章支放不宜扣減該副將既
受中國職伍即應一視同仁遇事持平按照中國法制辦
理不得稍有偏倚亦不准稍有寬縱以前一律應請一併
飭下薛煥等妥籌章繩秉公約束用資防守

恭親王等人奏。防守地方。借用外國兵丁。本多流弊。惟甯波為海疆要地。昨據江蘇撫臣李鴻章奏稱。甯郡兵勇所存無幾。外國教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止一千餘名。當此絕無兵勇之時。不得不倚順輿情。暫令西兵防守等語。是甯波兵勇單弱。該撫等已令西兵防守。然與其游騎無主。莫若暫歸中國大員節制。以期呼應較靈。且臣等聞法國兵丁與中國武弁布興有等。有在洋互聞之事。李鴻章摺內亦稱法國兵船。有在洋與廣艇構釁之事。所聞亦非虛語。尤應收為我用。以泯其豪。俟左宗棠等克復金華。兵力足以兼顧。卽行察看情形。撤回法國。仍用中國官

兵防守以壯聲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奉說王等奏等議法國派兵防守甯波海
口鈔錄法國照會呈覽並兵力不敷權宜辦理各緣由等摺片
昨據李鴻章奏變逆重陷慈谿旋卽克復甯郡防守喫緊摺內
據稱甯郡兵勇所存無幾外國敎習洋槍隊號稱二千餘名聞
止一千餘名當此紀無兵勇之時不得不俯順輿情暫令西兵
防守等語本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據法國照會伊國副將
勒伯勒專現今暫駐本國水師參將權受中國職伍請飭備印
信文憑給與該副將為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
波道節制等情請飭薛煥李鴻章左宗棠查照辦理法國因美

國華爾謀歸中國屢立戰功疊荷褒獎以為榮耀現值甯波海
口突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魯權受中國職任帶兵防禦是
其願為中國出加以敦和好之忱尚無虛假且據該國照會內
有甯紹紳士公呈甯波道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卽派勒伯勒
東前赴甯郡籌辦防守可期人心輯睦以保無虞等情當此海
口地方兵勇缺乏之時自應俯順輿情以資守禦惟用外國之
兵以制賊必須聽受中國節制其所保守地方仍應中國主持
方為無弊現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定議該國情願以勒
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聽浙江巡撫及甯波道節制著薛福基
鴻章左宗棠將該副將在甯波所練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應

給餉項卽行按照舊章支拏並據恭親王等奏稱以該副將既歸該省大員節制卽應由該大臣巡撫給付劄憑以一事攏卽著薛換李鴻喜左宗棠等悉心妥籌或由李鴻喜或由左宗棠發給勒勒東劄仰旣須事權歸一人須力能控制方免紛歧遲誤該副將旣受中國職任之後卽應一視同仁遇事持平辦理一切按照中國法制不得稍存偏倚亦不得稍有寬縱以肅渾衛史致諤甫到甯郡未知於該處情形及駕馭事宜能否諸悉薛換等務卽督飭該道於該副將所領之軍及甯郡兵勇賞功罰罪以及稟報戰守各情務令秉公叢實其支放錢糧尤不得有絲毫扣減浮冒等弊致為外國人所輕視至籌防一節先

經法國公使欲統歸勒伯勒東辦理。復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之再三講論。始願歸甯波道督辦。惟上年甯郡失事。英國人在京歸咎於中國官不肯照伊布置辦理。以致誤事。此次如該副將有所籌商。務飭該道員與之和衷共濟。不得稍有齟齬。致誤機宜。一俟左宗棠等克復金華。兵力足以兼顧甯波一帶。即行察看情形。將勒伯勒東撤回法國。仍用中國官兵防守。毋庸俟浙江省全行平靖。方令撤卸。其法國照會內稱前次到浙之該國立參將。可以仍回上海。卽華爾舊屬弁目亦可調回。並望將廣東叛眾招回安撫等語。甯郡防務既由該道督同勒伯勒東辦理。自應專一責成。惟艇船叛眾可否招回。及外國人能否與

布興有所帶。艇勇相安無事。其如何妥為調處。洋令並約束。艇勇之處。仍著薛煥等妥等辦理。無稍貽誤。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再近來外省接奉廷寄。往往互相傳播。事關軍務機宜。尤宜慎密。此次寄諭。雖於洋人事無所用其隱諱。然亦應格外慎密。自後無論何項寄諭。該大臣巡撫等均須親自拆閱。不准假手左右之人。致有洩漏傳播。以昭慎重。

法國照會

為從權議准。達行照會。以團結兩國和好。案查去年斐賊竄擾浙海。占踞甯波。經本國提督卜因本國水師參將勒伯勒東前於咸豐十年七月。在上海督兵擊退竄賊。謀

勇兼善。故向上海道借來火輪船一隻。交勒參將領赴甯波。會同英國總兵官籌辦一切防堵事宜。其時該參將不獨擊走賊眾。退出甯波。抑且出力之處甚多。訓練中國兵丁。由五百名漸至千五百名。並派本國前任水師參將現任甯波稅務司日意格帶領。屢與賊戰。奮勇當先。於該處甚有裨益。後因上海道索還所借輪船。本國提督因勒參將無所憑藉。不能准其仍留甯波。勒參將止得亦回上海。但勒參將之在甯波。無論商賈民人等皆甚悅服。故地方帖然無事。自勒參將一去甯波。眾心無所繫屬。而廣東海勇。遂勾引賊匪。攻犯餘姚。前本大臣接到上海領事來稟。

內稱接據甯波道來文。稱據甯波紹興等處紳士五十六人呈懇移知上海道轉請法國提督卽派勒參將前來甯波等辦防守事宜。本大臣因思甯波海四徐喟候重地。若賊再行竄入則

貴國與本國均多妨害。必宜及早嚴防。本大臣雖未接到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士特劄諭及此事。本大臣自願擔承擅專先行酌辦。卽准本國勒參將暫行離任水師參將權受。

貴國職伍此二日內本大臣應卽行文陳請本國總理各國事務大學古轉答總理海洋事務大學士照議辦理一面

行知上海本國提督黑海。請其飭催勒參將星馳赴甯。今
請貴王大臣按照昨與本大臣面商之意。飭備印信丈憑。
給與勒參將爲署理浙江總兵之據。聽浙江巡撫及甯波
道節制。甯波一帶防務。該道督同該總兵公辦。庶幾事權
歸一。其前次到浙之本國立參將。可以仍回上海。卽華爾
舊屬弁兵。亦可調回。並望其將廣東叛眾招回安撫銷內
憂。即可以拒外患。至於勒總兵及所屬弁兵俸餉等項。應
照前此給付華爾舊屬。由甯波道按時支放。不宜扣減。再
該總兵係暫行留辦。

責國事務為時至多。俟浙江省平靖。一經撤防。該總兵卽當卸

事回國。請頒查照施行。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層見疊出。幾至應接不暇。雖據湖南巡撫毛鴻賓。將湘潭等縣令奏參。摘頂勒限賠修。並據江西巡撫沈葆楨。自請嚴議。惟迄今數月以來。所有該教士被毀之屋宇。貲財書籍衣服等項。總未完結。以致湖南江西各傳教士。紛紛來京。向法國欽差公館。朝夕聲誦臣等面晤法國哥公使。暨經剖拂。並照會往還。始覺稍有端緝。臣等查習教之即。猶是。

朝廷之赤子。苟無悖亂不法之事。即不得意存歧視。稍涉欺

陵今查教堂被毀啟蒙之由各執各詞業據哥公使逐層
剖晰雖各省實在情形非臣衙門所能周知然該教士屋
宇貨財書籍衣服無故被毀豈肯甘心漢陝漢回互聯前
報非邀總因不能持平辦理所至此事僅不善為調停誠
恐愈激愈堅益難水乳現據哥公使所擬各條事多隔閡
難行然究應如何結局臣衙門揣度外省情形究不如該
省目擊較為親切應將原文鈔錄諸

旨飭下該兩省督撫悉心酌處何者可以准行何者礙難允准務
卽持平商榷一秉大公如以其中均屬空談一無可採究
應如何設法安妥俾無異議不至為不了之局卽由該督

撫飛達覆奏刻下湖南方主教江西羅傳教如在京坐牢
前案一日不結一日不歸且法國現議同守甯波其武將
令歸中國節制足見和好真恊前項燒毀教堂事件尤應
速為完結以弭釁隙總之挑釁不難狀局不易務飭各該
地方官圖終慎始萬勿逞一時之忿不顧大局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江西湖南燒毀教
堂之案久懸未結請飭該督撫妥速持平設法辦理並將照會
等件照錄呈覽一摺江西湖南燒毀教堂之案層見疊出前據
毛鴻賓奏請將湘潭等知縣摘頂勒限賄移沈葆楨奏自諸嚴
議均經分別批諭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江西湖南燒

毀教堂之案。迄今數月。所有該教士被毀之屋宇貨財書籍衣
服等項。總未完結。以致各教士紛紛來京。向法國住京公館朝
夕聲訴。經該衙門與該國哥公使疊次剖辯。並照會往還。始能
稍有端緒。據該公使照會內所擬各條事多隔闊。惟究應如何
結局。仍應酌度外省情形辦理等語。習教之民。猶是朝廷赤子。
苟無悖亂不法之事。卽不得意存歧視。稍涉欺陵。江西湖南兩
省教堂被毀。該教士等屋宇貨財等件。數月未能歸結。豈肯甘
心。滇陝漢回互鬪。卽因回教與地方百姓肇釁之初。該地方官
吏不能持平辦理所致。此事儻不善為調處。難免激成事端。自
應速為完結。以弭閒隙。著沈葆楨毛鴻賓卽將該兩省燒毀教

堂一事。妥速辦理。其照會並條款告示擬稟各佛務各悉心酌
覈。何者可以准行。何者礙難允准。持平商榷。一秉大公。固不可
因袒護教民辦理偏重。致失人心。尤須熟思審處。知挑釁之不
難。收局之非易。飭各該地方官圖終慎始。萬母逞一時之忿。置
大局於不顧。如或其中條款等件。均屬空礙難行。究應如何設
法安妥。俾無異議。不至成不了之局。卽著該撫等飛速覆奏。該
衙門及法國照會等共三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湖南江西教民各事。現擬會議條款底稿。送請
貴親王從速辦理。教中各事。將及一載。各省大吏不能實

指主教傳教罪名。借端巧為排陷。顯背和約第十三第三十六等款。然本大臣念兩國友誼。並深惡貴親王於此等事件。必須多費周折。故始為延緩。莫得調停妥適。但目下無可再延。方主教羅傳教古亦亟欲回省。二三日內。本大臣親赴總理衙門定議。一切俾得妥速施行。為此照會。計黏會議擬稟。

大清欽命大法欽差為會議事。今將湖南江西兩省天主教傳教士及奉教人等被擾各案。議准賠修事宜。開列於後。
一。總理衙門應即行文嚴切咨照兩湖總督官湖南巡撫。毛。兩江總督。督江西巡撫。咨飭某所屬官員及士民人等。

以後不得仍蹈前轍。否則惟該省督撫是開所有應行咨
文由總理衙門自行發遞一分再備一分四佈其湖南二
佈文與方主教其江西二佈文與羅傳教士各自齋往該
省

示湖督官中堂於方主教到時江督曾中堂於羅傳教士
到時均應躬親延見待以賓禮接收所齋公文委員護送
前往長沙南昌沿途飭辦住所款待如禮到長沙南昌後
卽備公館居住兩日內湖南巡撫毛大令江西巡撫沈大
人亦以賓禮接見面收公文若地方官未能將所事妥商
辦竣卽准方主教羅傳教士拜謁該省撫軍當面告知不

得託故不見。設有受辱受傷等事。亦惟各該省撫軍是問。
至湖南巡撫毛大令應飭地方官將大道上所嵌十字架
立卽起除。將應出告示刊刻。不得與底本稍有不符。發給
長沙府衡州府湘潭縣等處各貼四張。實貼一月。毋任擅
動。本年三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一邇。方主教問明發貼何處。卽請每處給發四張。江西巡撫
沈大人於羅傳教士到後。亦將告示刊印。編發各府州縣
張貼。並發貼欽奉。

上諭。與湖南辦法無異。

四方主教將去年被芟各處天主堂學堂藥材房育嬰堂

等公所及教民住處並所失貨財約值銀四萬餘兩開列
清單送呈毛大人約六箇月內天主堂公所一律照舊建
成方主教所失書籍衣服等物中國無由照賄飭令已革
縣令三員指銀三千兩交方主教自行製辦由方主教寫
付收條為據至該處教民破家者甚多難以按實賠補亦
著該革員三人共出銀二十兩送請方主教面酌定何
人應給若干無偏無漏於被難教民中擇其年高品正者
二人給與頂帶以示矜恤

至江西教民被擾之際喪失貨財約值銀七萬餘兩內有
羅傳教士名下一萬餘兩因羅士舊有育嬰堂兩所在南

昌城內去年被焚現在江西巡撫沈大令應將南昌省城
撫州門外官育嬰堂並地基一切產業賠還為天主堂之
育嬰堂卽將該地契送總理衙門轉交法國全權大臣公
署存照於羅士一萬銀兩卽銷除銀三千兩其餘七千兩
內由該地方官措交二千兩為賠補羅士等費再將被焚
天主堂照舊建處至於教民所失約值六萬餘金先將南
昌城內教民鋪面六七處查明給還其鄉村教民被人占
去之田地亦卽查還俾得各資生業被難教民所失若干
持平義鄉此外備銀五千兩賠償教民所失家具如地方
官籌款不敷卽著捏控唆使之夏子春徐士章出銀湊齊

六箇月內一律辦竣

右湖南衡州府湘潭縣二城內康熙乾隆年間舊有天主堂及各項產業江西蕪城鎮道光年間燒毀天主堂及鋪面等項現在應查明送還或另行賠償

古方主教率傳教士暨他主教傳教士等均受切身之災驚恐流離奔走至京來往花費甚多現在湖南巡撫應在長沙城內擇取空閒廟宇公所須得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_下送歸方主教為教中公業江西巡撫在九江府城內亦擇廢廟或空閒公所房屋整潔者約地十五畝上_下送交羅士為教中公業繕立契據送至總理衙門轉交

法國全權大臣公署收存

公江西滋事。因見湖南已為禍首。故軟效尤而湖南每擾之。皆因前任衡永道馮志情性乖張。唆使士民與教中為難。毫端一開。幾於有乖和好。現在該員無論嚴官何處。應請

旨革職。永不敘用。

附告示擬臺

為晚諭事。天主教入中國。業經三百餘年。原為勸人行善。並無惑世誣民之術。自順治年間我

世祖章皇帝因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修正曆。御

御賜扁額以旌其能嗣後康熙時與俄國罷兵議和乾隆時製造
破壘用以平靖西域等處法國傳教士之力居多近年凡
通商各口有賊眾臨境天主教傳教士無不立率教民當
先禦敵本年法國卜提督在上海血戰捐軀當奉
諭旨宣慰

褒贈有加其教以尊崇天主忠君孝親愛人如己為根本而其人
莫不潔身克己以存誠樂善為操修凡來此傳教者皆捨
其家屬貨產終老不回其視中國休戚並非漠不相關中
國與法因議和之際有孟董兩主教極力從中說合並非
包藏禍心已可概見傳教之費皆由本國及鄰近諸國幼

年另如逐日捐助微賛。集成鉅萬。運來分給各主教。建造天主堂及義學施藥育嬰等公所。故見有遺棄嬰孩。即收養堂內。待其稍長。各授以業。而後遣之。傳教者見善力行。乃内地人目為邪術。左道。滋事各案。皆始於一二剛愎自用之徒。謂奉教者有採生折割之事。卽指教內有謀為不軌之人。兩省結黨橫行。貽患乘掩。咎將誰歸。今准

欽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錄據大法欽差公使大臣哥熙復咨行到本部堂部院合卽出示曉諭。誠恐爾等民人。固於方隅習聞謬說。畛域未除。何以安輯地方。以上副

朝廷保赤睦鄰之至意。為此示仰閩省士紳軍民人等知悉。

直釋前疑。痛除已見。儻敢再蹈前轍。定卽嚴拏懲辦。其各
標道母達特示。

給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前因湖南奏參湘潭等縣燒毀天主堂學房藥
材房之案。將各該縣令等摘去頂帶勒限賠修。並飭查拏
首犯等因。照會責大臣。旋接貴大臣致本衙門各大臣來
函。謾述一切。並各大臣會晤。悉次暢談。剴切詳明。均已洞
悉。所燒房屋。勒限賠修。貴大臣慮及地方官勒索百姓。更
加記恨。益見愛民為心。不分中外。並能灼見啟叢之源。本
爵實深佩服。應卽行文該督撫嚴飭地方官妥為修理。不

准絲毫發擾百姓。由該省道委妥員嚴密訪查。如有假公濟私。欵財肥己等弊。卽行奏參嚴懲。

上諭送來。即可分發。大道所嵌十字。卽行起陰所稱。請官中堂委員護送主教由武昌前往長沙衡州湘潭三處。及官中堂毛中丞好言相慰一節。均可照辦。查本爵與貴大臣辦事以來。將及兩載。無不心心相印。一秉大公。今責大臣因湖南賠修房屋。慮及百姓記恨。亦與本爵之意相合。因思百姓可與圖成。難與慮始。今欲習教之民。與不習教之民。褐俱無猜。自非旦夕之事。然俟事端既啟。始策彌縫。所傷已自不少。與其躊躇於事後。孰若審慎於幾先。幸得貴大臣

與本爵一意同心。亡羊補牢。今尚未晚。因擬保護教民章程三條。以其收潛移默化之效。為此照會貴大臣。想貴大臣亦必以為然也。

保護教民章程三條

一。教主神父分赴各處。宜慎擇良善也。查外國傳教者。分赴中國各路傳教。無非勸人為善之意。果能中國多一善士。卽天下少一莠民。但恐一意招徠者。不拘在良民誠心向善。自不至或有他處。萬一素行無賴之人。託名督教。一經潤跡。其中難保不向鄰里鄉黨肆行無忌。彼同鄉共里。一旦以眾人之所輕賤者。忽為外國所尊禮。其心已有

所不服。又况恃有護衛，更加扶制，安得不激民事端？迨蒙
陳既聞，卽多方補救，終難家眷戶曉，盡釋其疑。是誤收一
敗教之人，卽添一教中之害。自不若事先審慎，防患於未
然。嗣後傳教者，於願意習教之人，務宜悉心查訪，實係安
分良民，方許從游。如有品行不端，或已經犯法，欲借基督教
為護符，卽行屏斥不納。如此辦理，則善士盈庭，門牆清廟。
百姓雖不盡習教，當不至以身不習教，因於習教者稍有
猜疑。

○地方官宜準情酌理，分別待外國傳教及中國教民，如
查外國傳教，係知禮之人，今在中國傳教，於地方親民之

寫。有主客之義。況傳教意主勸善。並不干預地方公事。如有要佈。或與地方官會晤。自係賓主來往之常。在地方官不得推託不見。如實有公務未能分身。亦可商明另訂期會。傳教者亦不得因偶爾未晤生疑。至中國傳教習教諸人。雖奉外國之教。猶是中國之民。自應守中國法度。地方官不得因其習教。稍有歧視之心。該傳教習教者。亦不得恃教自尊。藐視官長。如東坐四轎。與地方官平行等。事試思中國奉

至聖之教。何嘗因一經讀書。遂敢妄自尊大。不循禮範。欲與官長抗衡乎。入主教神父。本係生長外國。今在中國傳教。或

改服中國之衣冠。以一觀聽。或仍用外國之衣冠。不忘本源。自應聽從其便。若中國傳教習教之民。猶是中國之人。自應仍用中國衣冠。俾免冒充外國主教。致為外國主教之累。

一。訟案牽涉教民。宜持平襄辦也。外國主教多屬好善之人。自不至有他慮。萬一地方官彼此不協。亦應詳由大吏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外國欽差大臣商辦。不得擅加刑責。至中國傳教習教之人。原係中國之民。如與中國不習教之人爭訟。自應一體究審。地方官但論案情之是。非曲直。不問其人之曾否習教。執事為地方官應辦之事。教

民應向地方官呈訴。不得妄稟主教致陷主教以干預公事之名。並聞中外之好。教民與不習教之民同一于地方法務當細覈案由。秉公判斷。不得稍涉偏私。致滋口實。如此辦理。庶幾一視同仁。永遠相安。

法國照復

為照復事。臺准照會信函。論湖南江西之事。湖南地方官所稱。按出堂內藏匿刀矛等件一節。實錄天主堂聞聲。係劉曹氏住處。伊家先有劉雲霞在帶兵官吳國佐屬下管帶。鄉勇屢著戰功。陣亡之衛奉。

旨賞加知縣。其弟現在仍為武職。本年大主堂之火。延燒伊家。是

以被人搶去刀矛等軍器。江西所云銅管血膏等物亦或
別有來處。地方官卽堅執此事。布因聲聽江西湖南貴州
地方官及士子等皆謂天主教人為外教之民。豈知欲識
天主教實係正教與否。須詳考傳教以來所教是否為善。
且於中國是否有益。

大清開國至今教民行為究竟如何。前經責親王查出
世祖章皇帝賜本國傳教士湯若望扁額送還本公署。湯若望當
日若有損

責國未必如是

稟。康熙年間中國與俄國用兵。本國傳教士日耳必容為之說

合。卽乾隆時平靖回疆及西藏等處。軍中利用西洋礮械。人豈非本國傳教士所製。現在平則門西直門外。本國人墳地約有一百五十餘冢。考其人之生前無一不為中國者有微勞。各有碑誌載明。自賊眾莫延上海宁波各口。天主教民無不當先禦敵。本國傳教者皆係本國貴族。專心修道行善。非同他國人到此為謀利圖功起見。傳教士既捨其家屬資產而來。終老此間。豈反有苟且貪恩之行。好事者見傳教士帶有幼年男女。遂多疑謠。不知本國傳教經費皆由本國暨意大利等國。凡在幼年男女。按月各捐百文。集成鉅萬銀兩。解來中國。分給各省主教。俾得建造。

天主堂及學堂育嬰堂等項。公所見有遺棄嬰孩收養堂
內。稍長各授以業。及時婚嫁而後遣之。各堂行此已久。並
非創舉。在傳教士舉奉西各國義助之財。竭心力以佈之。
中國方恐為善之不足。何至窮凶極惡。等於採割一滴好
事者又以傳教士皆係法國之人。前年法國來此打仗。傳
教者散布各處。難免無窺覦虛實。乘勢占踞之意。殊不思
本國所爭者。並非欲得土地。亦並非傳教士豫為通謀。止
因廣西地方官殺害法國人。廣東大吏欺侮相加。在京秉
國政者。又復不容和解。本國不得已始起兵端。傳教士不
獨毫無挑唆。孟董兩主教於本國兵到時。立即為兩國往

來通說得以設立和緝使傳教士素有暗中探伺之意到此已近四百年何不早見舉動又何必出力講和且傳教者並非本國皇帝執政派令來此本國皇帝見主教傳教士亦以大人老爺之例稱之本大臣見主教敬之如父執然伊於國家政事絕跡不能干預現居中國各省者實無本國假以絲毫權伍咸豐四年在上海攻逐賊匪出城本國弁兵傷亡三十餘人咸豐十年又在上海擊退匪賊迨本年江浙各處本國大傷提督副將等大員凡此血戰捐軀豈非實心和好之明證江西湖南貴州私自衡量將貴國與本國四百年往來和好之誼視若鴻毛之輕摧壓主

教傳教士如同驅逐野獸。教中房屋財產。婦減無餘。反執
其須有之訛。嫁禍於人。

貴國所謂禮與義之道。固若是乎。至江西大吏轉請本大臣
解說銅管血膏兩物。聞之殊堪訝異。夫銅管不過尋常器
具。大小不一。為用亦甚多。血膏或是紅酒及藥材鍊成。亦
未可知。未據該省大吏封送前來。本大臣不經目驗。何能
臆斷。然可信其決非凶穢器物。今江西巡撫就近詢之。本
國罪傳教士伊必當據實相告。各省官員見

貴國與各國新修親睦。即可埽蕩羣賊。整飭官旅。不容若黨
自便私圖。用計敗壞友誼。如貴州田興恕。湖南馮崑等。

皆是江西亦有其人。本大臣不肯說明其懷恨本國與恨英國人無異。究之英國兵船在長江各口甚多。我法國不過主教傳教士在彼。該處因懷恨外國人。遂聚集陵逼。不知條約三十六款。載有法國人為中國人陷害。騷擾地方官。隨在設法防護。並驅逐黨羽治罪追贓等語。是此種事端。早已立有防範。明文。該省地方官若不聽貴親王諭命。必致本大臣親赴南昌長沙等處。爾時恐本大臣所為。亦有令人難以相忘者矣。今請江西沈撫軍派員赴九江揀空廟或別項公所計需地十五二十畝。上而作為教中公勦羅傳教士晉省務。請沈撫軍延期待以優禮。並備辦公

館以便會議賠補各處天主堂及教眾貨產約值六七萬金。按照辦訖止須羅傳教士依允可行。本大臣亦卽以為可行。再江西各處傳有無名揭帖二件。特此送請貴親王留覽。非該省大吏主持何敢如此公然列布。務望以後不得縱容紳民揚惄致干查究滋事各處。務將本年三月欽奉

上諭每處分貼十張並卽出示剴切曉諭士民毋許再行生事。若仍蹈前轍定卽屢加懲辦。此外教士如有受辱受傷等情。惟該省撫臺是問其湖南各處事宜。該省城內並無天主堂各項房屋。請知照該撫擇取空閒寺廟或官所約計十

五二十畝地。縱為教中公業。將來該省大臣。即可派員時至堂內看視。得以知悉傳教及習教者情形如何。是亦安輯地方之一道也。總之本大臣並無意秉此奇求。現所商請。皆係一秉大公意。存和睦。惟望持平辦理。非准責親王來文。附聞章程三條。大意俱屬允協。容本大臣再加詳附繙。譯明了。議准妥辦。請煩查照施行。

恭親王等入奏。查本年五月間。據法國公使哥士耆。論及外國船隻。向皆豎立各國旗號。易於認識。設有動移其旗幟。即為犯該國之禁。可以據理折服等語。臣等適因湖北江南。皆有英人與我兵勇鬪毆。焚毀兵船等事。屢向理論。

而該國詞窮。則以不能識別強拂。雷因哥公使。既以此論。
如我處師船亦一律豎立黃色龍旗。外國果能望而知為
官船。不敢輕舉妄動。未始非豫事防維之一法。即或不然。
我亦可執彼國之例。與之辯論。彼自不能再行曲意狡駁。
惟是否有礙行軍。臣等無從懸斷。當經函商。曾國藩屬其
議定。覆知僕事屬可行。亦當於龍旗之下。另立各營旗號。
以示分別。等因去後。茲准該督覆。獨各處師船。仿照外國
豎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即知。不敢妄動。
且於行軍無礙。當與湖北江西各巡撫暨侍郎彭玉麟。提
督楊岳斌會商。嗣除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應分飭。各

營另添龍旗一面擬用三角尖旗大船直高一丈小船旗
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色龍旗龍
頭向上等因前奏查臣等所擬師船添設號旗一節既據
曾國藩奏稱有益公事無礙行軍似可通行照辦除由臣
等照會英法俄美等國暨行令通商大臣薛煥照會布路
斯比利時大西洋等國外相應請

旨飭下沿海沿江督撫將軍統兵大臣一體遵照

御批依議

給英法俄美四國照會

為照會事查各國船隻向皆豎立各國旗號易於認識遠

近一見知為官船。設有動移其旗幟。卽為犯禁。中國兵船原有旗幟可認。今復一律添設龍旗一面。其旗用三角尖式。大船直高一丈。小船高七八尺。其斜長及下橫長各從其便。均用黃色畫龍。龍頭向上。如此辦理。庶可一望卽知。業經奏明本。

旨飭下各省水師船一律照樣辦理在案。為此照會貴大臣。希卽行知貴國各路水師及各船隻。嗣遇有前項黃龍旗幟。卽係中國官船。應照外國之例。不准擅動。僅有移動。卽照犯禁辦理。無論其因何啟蒙及理之長短。均先將犯禁之案。從嚴懲辦後。再為理論別事。務希責大臣查照。展為轉

彷彿可也

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明噶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鑄
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七月初八日俄國使臣等前來公
所與等會議。該使等以續約第二條內載有西疆尚在
未定之文。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
卡倫為界之議。執為定論。並呈出地圖一張。內點紅色為
附不論中華邊疆止以常住卡倫為界。所有卡外盡作為
應給該國之地。等當將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界牌
末處起至浩罕邊界為界。袤延萬里。其中僅有三處地名。
係指大數而訛。再未詳細指定。地段立界之處。況條約內

載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並無為界之語自應細查條約遵照地圖於從前已定舊界之外專論從前未定之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查勘後秉公商辦即如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所屬唐努烏梁海及塔爾巴哈台所屬安斯勒布什之哈薩克伊犁所屬特穆爾圖淖爾哈拉塔拉之哈薩克布魯特皆係我國賞給遊牧養生之地並各賞給爵職俸祿若將其地分隸他國其人之生計立處人將誰歸必仍甘心內附恐與貴國實有不利向該使反復譬論該使辭窮當喚令阿勒台烏梁海散秩大臣面詢以該蒙古遊牧是否中華之地察巴雅爾林柰向該使聲明我們於

誠

大清國有年賞賚食俸不客你們占踞我們地方該使佯為不理隨將伊犁地圖內載各處邊界逐名指今該使間看無奈該使等強詞背理但云圖內所載之界均係該國所屬烏梁海答薩克布魯特遊牧之地等因該使初來並未造悉地理情形必有從中主使之人唆令侵地冒功若再與之爭執徒費脣舌遂婉辭告以兩國和好二百餘年凡事總宜相商雙行可再訂期會商該使情知理屈辭窮遂即允議隨與督等面訂於十一日再議各款屆日該使復同臣蘇勒官等前來會議仍堅持條約內載以現在俄

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指為條約載明已給之地。奴等即向該使交。條約所載。因係未定之界。是以兩國特派我等會議。現有我國舊址地圖。自應照圖詳議。該使一聞此言。聲色俱厲。據云若要如此。即可不講。我們不能以你們之圖為憑。並據該匪蘇勒官云。我們祇好帶來兵隊。占踞卡外之地。不由你們不給。觀其橫逆情形。並非出自該二使之意。祇得以理回答。說有理不妨。設商無理。不能強占。兩國和好多年。東公會議。誰敢遽云用兵。以後不可再說。該使等自覺理屈。再未爭論。奴等但以謹遵條約。兩國東公商辦為言。該使始云若能如此。即我們呈出地圖內所畫。

紅陽亦可不為定論改日商議後訂於十四日會議等詳察該使爭論情物雖持成約為訛尚能以理曉諭詣該使屆日遣官前來先云該臣蘇勒官因病今日不能會議又云現因居住伊犁匡蘇勒官難答營復經該國作為會勘地界全權大臣明日即可到來俟其到後再訂會議等語等同商仍前派員前赴卡倫迎護並送給羊隻駒馬旋於十五日到城十八日約該使前來公所照同前儀接見互敘寒溫遲至一時之人該使難哈勞始云我國二位大臣來此不知與貴將軍參贊如何會議等詞佯為探問等隨答以你國大臣連次會議情節你豈不知我們但

按條約遵照欽奉

皇上諭旨據國理論而你們大臣不肯定議不知何故難啞勞勸若如此便議不成並云我國現授我等三人全權大臣憑據來此會議未識

貴國授將軍參贊大臣是何憑據我們先看憑據後再行會議等語言訖蓮辭而去次日奴才等即往回看該使亦設席二桌迎接而入坐次止設該國風土山川並未談及公事酬答而散該使次日回送擎等酒膳各四色嗣於二十二日接准該使朱文內稱照在貴京城議定續約內載第三條查勘地界應由兩國特派信摺大臣我國主諭旨特付

我等三人信權大臣憑文令同

貴國信權大臣等查勘地界。我們所授此權行知責將軍參
贊等。

貴國派誰為查勘地界之信權大臣所授何權。希卽咨覆前
來。以憑會議等語。咨行前來。等復查前准條約內載第
三條。勸應如何定立交界。兩國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
等語。並未載由兩國派出信權大臣字樣。至該國前來之
使臣二員。已經互閱兩國欽奉。

論。卽行訂期會議。並未提及信權大臣之語。等將條約內載
僅有信任大臣。並無信權大臣。今等欽奉我

皇上欽派與該國使臣會勘地界。卽係條約內載信任大員等語。
並敬謹節錄。等節次欽奉。

上諭咨覆去後。旋於二十六日接准該使等來文。訂於本月二十九日會議。等屆日先赴公所等候。該使博補考。雜哈魯
該國御史及本處區蘇勒官等四員到來。均不說話。惟雜
哈勞一人刺刺不休。云如不照條約內載以常住卡倫為
界。即是你們廢了條約等語。當經參等告以彼此疆界各
有定制。至條約內載西疆未定交界。應由兩國派出信任
大臣。秉公查勘商辦。以此而論。條約係總其大綱。商辦始
定其界址。且我們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來地圖。今

我們本着條約與你們商辦謹遵我國

諭旨。據圖而議。如何反說我們廢了條約。令其先將地圖看聞。再議。難哈勞。我們就知以兩國所定條約內載。以中國常住卡倫已經定為交界為據。你們之圖。我們不看。實不能照圖定議。等復向其言說。即如我國之勒布什邊界地方。自乾隆年間立有石碑。現在尚在。且我國伊犁塔爾巴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該處查收哈薩克呈交之租馬。均在此界會哨。豈非

大清國之境界耶。乃該使難哈勞。遂大言此界係你們伊犁將軍私行偷占。何以算得交界。且你們伊犁將軍真乃小人。

之行。我們不能為憑等語。奴才當時未便因閒言與之爭論祇得仍以理向其多方剖析。該使臣等均置不理。云此事請你們思量。於三日再議。奴等答以你們亦再思量各自退散。奴才等查該國派來之使臣二員。該國西患畢爾衙門據有公文咨會。今伊犁之匪蘇勒官前來。既無該國公文。且行蹤鬼竚。奴等懸揣難啞。勞之此來。蓋因素日辦過中外交涉之事。並在伊犁攔阻我國查。違繪圖官兵一切皆其主謀。恐此次前來之使臣等。於會議言語之中。被奴等窺破其主使詭謀。故假以該國將渠作為全權大臣為名。前來不特遮飾其詭謀。且欲主持會議之事。使地冒功已。

可概見。緣人甚狡詭。且又通曉滿漢語。計兩相會議。彼可徑達所言。其同來之使臣。不能不聽其指揮。堅執在京議定約內載。以我國現在常住卡倫為証。牢不可破。努等以事關重大。未便因言語之間。立成決裂。仍以理向其反復。開導。幾於舌敝唇焦。奈雜哈勞竟置之不理。意存構覈。實有難以情理揣測者。若俄國果將雜哈勞派辦此事。不特分界事宜不能妥為辦理。且恐另生枝節。致成邊釁。努等伏查該使呈出所繪地圖。並未照依條約內載山嶺大河之流分斷。何山何水名目。指定議分。但以現在常住卡倫等處。均畫紅圈。指為應分之界。查該國欲分之大山大河。

多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界之內必須細更與圖斟酌
有無侵占唐努等處烏梁海地方方能定議若科布多塔
爾巴哈色伊犁三處常住卡倫距各城均不過數十里百
餘里及二三百里不等至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哈薩克布
魯特各部落住物均在卡外邊境之內西南西北一帶若
許其自卡倫議分不特將三處西南西北疆界均被該國
侵占且將烏科二城所屬之蒙古收去數處及出產每年
例進貂皮之地方亦被包占並將伊犁塔爾巴哈色所屬
歲收租馬之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盡被該國收服僅該
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等不受該國之欺陵仍進卡內求為

內附之時我國若允其所求不惟無地安置且恐俄國藉
端尋釁如不指給遊牧之地該哈薩克等來從遊牧屯田
地亦必致軍民惶亂况現在各城軍民人等俱不甘心於
該國若無故將我國西南西北疆界全行侵占又驅迫哈
薩克內擾勢必皆有憤發思戰之心是本求息事而反足
起事若不以常住卡倫為界該使等必以議定條約藉詞
爭競放縱祇得縷晰瀆陳伏乞

皇上指示並請

旨飭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卽與俄國住京大臣詳議或
由早年中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四處

舊有之邊境議分抑或由邊界至常住卡倫中間之地議
分會同商定之後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面照會俄
國轉飭該國派勘地界大臣等遵照一面指示等照依
會同該國使臣妥議辦理庶該使不能任意貪求以弭兵
隙謹將條約內載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直至浩罕邊界
另繪地圖一張內註明俄國現請以常住卡倫為界並各
處早年勘定之邊界及邊界至各卡倫中間之地三層分
點紅黃紫陽呈送軍機處轉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備
酌覈據與住京俄國使臣議定外督等仍設期與該使等
情理相商儻稍歛其貪得無厭之心適中定議可完通報

若該使等因會議不遂自請回國時容再據實奏

聞

明誼等入奏正繕摺聞雜哈勞等於八月初三日遣人進委員商量。訂初九日約同會議。屆日該使等持圖前來公所會議。等亦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頒到地圖及伊犁舊圖逐一覈對細查該使現繪之圖內多有指東為西之謬等令委員等據圖與節節講論該使理屈詞窮復言所繪地圖不足為憑仍以京議條約內載有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訛等卽以條約首載起處而論內註自沙賓達巴哈末處往西直論而該使又言若依等照約定議

卽與齊參津爾湖相去懸遠。且與中國常住卡倫無涉。既
然如此暫時不能定議。必須兩國復派委員會同畫圖再
行定議。等等揣其故為疑難。意在使我遷就。以遂其欲。隨
卽允其所請。俟兩國派員復勘繪圖。藉可隨勘隨議。亦與
原約所註先勘後議之語相符。因答該使自覺無詞。又言
若果如此辦理。誠恐十年二十年不能定議。等答以原
約有不限時日之語。該使何妨該使技窮。復以中國常住
卡倫為界之語。藉詞狡屬。等又答以若照我國常住卡
倫為界。則不特卡外往來之食俸阿勒坦津爾烏梁海各
旗。卽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均被你國包去。該使聞此詰

開辭塞而過。欽等詳覈舊圖，面詢烏里雅蘇台塔爾巴哈台委員俱已履勘，查對明白，均可瞭如指掌。惟科布多伊犁二城卡外疆界不能指實。緣科布多散秩大臣巴雅爾莽李保屬卡內住牧，今議分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地，方係在卡外，與巴雅爾莽柰遊牧生訛，並無關節。其主事職銜喜春因擎明誼來塔會議，期限緊迫，檄調隨輒差遣，亦尚未經周悉。屢勘復詢伊犁委員哈布齊賢，據稱雖略知伊犁卡外地方情形，然此次奉派前往復勘，未能竟事，即被俄人兵隊攔阻，趕即還，調查未確，亦不能底定。指實且係邊疆大吏，究慮如何定立交界，有無闊缺之處，不敢作主。

等語。等查伊犁前經添派委員，尚有總管德格都佐領喀爾莽阿總管富珠爾春佐領德勒等四員未到。除一面飛咨伊犁將軍查照辦理外，並請

旨飭下伊犁將軍督同該委員等覆查。或於該處領隊大臣內擇其熟習情形者再行添派一員，同德格都等周查各邊境議分之處，距卡倫若干里數，有無關礙，並咨科布多參贊大臣即添派所屬卡外住牧之阿勒坦淖爾烏梁海總管齊察罕莽岱二員，並令添派該處章京一二員前往覆查。查明註現在塔爾巴哈台會議不克分報，應令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霖督同該委員等照依俄使所指科布多卡。

自緝爾濟巴什庫斯阿爾胡特河等處地力往西南至吹
河其伊犁委屬自勒布什往西南至特穆爾圖淖爾分赴
各本境逐一覆查詳細繪圖貼說何處有礙蒙古及哈薩
克布魯特生計何處無關緊要可以議允必須據實聲明
以便索納一面矣等設法翼席復為定議若該使稍有迴
轉必即退遠了結免致節外生枝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明誼等奏會議分界事宜未能定局繪圖
呈覽並請飭常清等派員查勘地界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俄
國公使堅執條約內所載有西疆尚未定之文畢此後應順山
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為界之語另繪地圖內點

紅色為限。欲將常住卡倫以外。作為應給該國之地。經該將軍等據理駁斥。詞義嚴正。而匡蘇勒官雜哈勞復肆爭執。意圖狡猾。情形已可概見。從前成琦景綸辦理東界。該俄使亦再三爭辯。虛聲恫喝。是其慣技。條約所載。係指大數而言。因其恐有舛錯。故有兩國派大員會勘之事。勒布什有乾隆年間所立石碣。尚在阿勒台烏梁海等處。均係從前賞給蒙古遊牧之地。其為中華舊有。實有明證。該蒙古世受國恩。必不肯隸俄國。將來必至激變。該將軍等務當曉以利害。諭以情理。使之無可置詞。再行酌量辦理。適中定議。現在明誼等不可畏難遷就。但能挽回一分。於國家即得一分之益。本日復諭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今其與在京公使副辦事已留撫兇性本狡猾必以未悉情形
藉詞擾訛該將軍等於該處分罪確有實在證據易於折服其
詞僥倖總理衙門議有端緒卽飭速達知照惟明諭等不可專俟
在京商議致誤事機。伏因公使如有回國之信務當設法翦除。
恐其另生詭計或延間不轉致成不了之局。特約內本有不限
時日之諭如該使復議派員查勘繪圖卽著明諭明緝博勒果
素善派委展勘不可稍憚煩勞速就了事以副委任。本日並由
五百里諭知常清錫察派員查勘知明諭等奉到此旨奉聞後
必當嚴密封存隨時妥等辦理不許假手他人致滋淺漏嗣後
遇有交涉外國事件皆應慎密以免暗地傳播是為至要。

伊犁將軍常清奏。據博羅胡吉爾卡倫佐領順柯布等報。
稱開齊迪北忽有俄羅斯兵隊三四百人執持器械駛至。
在彼伐木挖土等語。適伊犁貿易園區蘇勒官先期出卡
前赴塔爾巴哈台議事。第一面密遣勁旅揀派索倫營總
管富珠爾泰帶兵前往。借圓獵為名。即在該處附近地方。
妥為防範。一面飭委營務處佐領穆克德柯抵博羅胡吉爾卡
倫索倫總管富珠爾泰等亦由營盤馳至。帶領通事與俄
國頭人見面。詰以兩國邊界尚未定議何故帶兵在卡倫
附近地方伐木挖土。如該頭人回稱你們官兵並無行路丈

高直至我們地加因此我們上弘今我們到此防守路中
立有石塊為記○此後不准你們越過等語○該總管等云○所
有卡外一帶○本係我們地方○地界尚未議定○何以先有石
記○該頭人稱我們溫布地方柯那斯官令我們到此砍辦
木橋○修理道路○此外並無他訛○該總管等再三曉諭○該頭
人答稱伊等上司有文書到即○即可撤回等語○佐領穆克
德柯於八月初四日旋城○奪伏思伊犁領事之臣蘇勒官○
人極詐偪○一切皆其主謀○故當邊界未定之前○凌令該國
人肆行侵越○在塔爾巴哈台各間處○則率領兵丁○遂以先
建石壘為事○在伊犁卡倫附近○則伐木修路○並以阻越石

記為詞總為豫圖侵占地步。仍飭該總管富珠爾泰等按兵持勦小心巡防。不准稍形鬆懈。並飛咨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體嚴防。總不授以可藉之詞。亦不予以可乘之釁。以及俄國頭人此次擅在伊犁卡倫附近帶兵修路伐木挖土各情。一併於會議時向該使臣詳與理論。以其潛消反側杜絕爭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伊犁西北卡倫探有俄國兵隊。等辦情形一摺。伊犁西北博羅胡吉爾卡倫附近地方。忽有俄國兵隊三四百人。執持器械。破車伐木挖土。經常清密遣勁旅妥為防範。一面派委委員前往曉諭。一面飛咨明誼等於會議時。

向該國使臣理論所辦尚是惟伊犁距塔爾巴哈台道里較遠
明誼等會議地界俄國使臣任意狡展尚未卽能定局如與論
及此事該使臣理屈詞窮未有不尤為撤去之理所恐此處甫
去彼處復來如在塔爾巴哈台附近卡倫壘立鄂博一節卽其
明驗是折衝禦侮不可徒恃口舌之功該將軍任重邊防責無
旁貸卽著飭令總管富珠爾泰等整兵持重嚴密巡防仍一面
令佐領穆克德柯安為開導該國頭人不得違約妄為狡詞抵
禦迅將兵隊撤回以敦和約務令外國知我有備旣不授以可
藉之訛又不予以可乘之隙庶克潛消訐訐杜絕爭端不可專
恃明誼等之理論稍存謾却之心本日又據明誼等奏科布多

散秩大臣巴雅爾恭柰等伊犁委員哈布齊暨於履勘地界均未深悉。請飭添派委員查勘各等語。會議邊疆必應迅速定議以免節外生枝。著常清督飭前經派出總管德格都等四員。或於該處領隊大臣即擇其熟悉情形都再行添派一員同德格都等前往各邊境。用行履勘。仍著前任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霖等添派總管齊察罕恭岱二員。並該處章京一二員前往覆查。均照依俄使所指各按伊犁科布多所轄邊境逐一詳查繪圖貼說。何處有破蒙古及哈薩克布魯特生訐。何處無關緊要。可以議。分據實錄明咨文明誼等辦理。不准稍有草率遲延。致干

已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俄國公使巴留捷克
達臣等照會一件內稱本國現派總管東洋俄國兵船水
師提督頗頗福帶領兵船前赴中國如果賊匪擾亂緊要
海口本地方官獨力難支該提督幫同中國官兵堵禦擊
退請趕緊代為具奏等語臣等查俄國前在上海王家寺
等處助剿茲復特派水師提督頗頗福前赴中國幫同堵
截緊要各海口具見和好真忱若必過於拒絕轉失兩國
修睦之意惟查上海一囗素經英國代篆礮臺幫同防剿
甯波一囗復經法國派令參將勒伯勒東暫受中國官職
督練設法現在俄國兵船前來助剿似亦未便聽其自為

主張是否卽於上海甯波二處令其與英法國合力勦辦
抑此外另有緊要應防海囗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帶兵官
設法防禦臣等於各海口情形未經目睹不敢臆斷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薛福成李鴻章體察情形妥為籌商辦理總期不負
俄國拳米之意而入於中國攻勦事宜實有裨益即可決
計施行

恭親王等又奏英國現在上海助守法國復派員赴甯波
設防俄國前於王家寺等處亦曾幫同出力茲該國復特
派武員前來助剿若必過於拒絕則該國必以英法藉口
疑中國有輕視彼族之心且外國人性情堅執萬一因我

不允彼竟自行帶兵前去則任其自便轉不相宜雖將來
果否得加尚未可定然設肯實心相曉亦未始不於軍務
有裨此臣等所以斟酌再三不得不允所請之故也惟該
國意欲指定緊要海口一節臣等伏思上海甯波二處已
有英法國幫同防守惟江北裏下河各處本屬膏腴之地
加以江南各郡縣失陷紳民遷徙到彼者不免均有輪畫
該逆久已垂涎而長江水師單薄並風聞賊匪於南岸製
造艇船廣據民船設一旦北馳未免可慮現有俄國既願
為中國助剿若令該國帶兵官統率兵船駛入長江會同
江北水師實力防剿或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似可得力且

查長江一帶時有洋商接濟賊匪槍礮火藥雖各該國官員亦偶爾稽查然船隻太眾究難免疏於防範且恐有心袒庇未能淨盡惟俄國商人皆由陸路貿易長江往來船隻稀少尚無此等弊端若屬以辦理此事似無所用其迴護第臣等於該處情形不熟是否可無窒礙之處應請一併

飭下曾國藩薛福成鴻章並都興阿等委等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俄國公使稱現在該國兵船之在上海者僅一二隻其水師提督頗順福約一月後方可行抵上海俟該提督到上海後應令與江省地方及統兵各官公同

商酌察看何處情形喚還令其前去會勦無不遵從至該
兵船向係周巡海外每年秋底冬初其船難赴北洋專在
南洋停泊是以擬令冬初在兩省各口相助後經設法探
詢其船可否得價受雇據稱該國官船斷難收受雇價等
語臣等查該使既稱頗頗福到上海後指令會勦無不遵
從且稱不肯收受雇價此議係屬專為和好並無他意似
該提督到彼不至與地方及統兵官別有狡執而將來亦
或不至厚索鉤當應一辦奏明請

旨佑今曾國藩等於俄國兵船抵滬稿卽與該國提督頗福當
面籌商如江北一帶情形果係喚駁而俄國兵船到彼尚

合機宜卽令頗頤福統帶兵船前去會^勦如江北已有布
置而各海口尚有緊於江北者亦可另為指令前赴俾資
得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俄國現派兵船助
剿^勦請飭妥等辦理一摺據稱俄國公使已留捷克^克遣該衙門照
會內稱該國現派水師提督頗頤福帶領兵船前赴中國如果
賊匪擾亂緊要海口本地方官獨力難支該提督幫同中國官
兵堵禦擊退請趁緊^代為具奏等情查甯波上海素經英法二
國派兵幫同防^勦現在俄國兵船前來助^勦似未便聽其自為
主張可否令與英法二國合力^勦抑此外另有緊要應防海

四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帶兵官設法防範。請飭下曾國藩等妥
籌辦理。並據另片密陳。江北裏下河各處地屬青腴。逆匪人已
窺伺。而長江水師單薄。若令該國帶兵官統率兵船駛入長江。
會同江北水師實力防勦。或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似可得加且
查長江一帶。時有洋商接濟賊匪。槍礮火藥。雖各該國官員亦
偶爾稽查。然船隻太眾。究難免疏於防範。且恐有心袒庇。未能
淨盡。惟俄商皆由陸路貿易。長江往來船隻稀少。尚無此等弊端。
若屬以辦理此事。似無所用。其迴護是否。可無宣破之處。請
一併飭下曾國藩等籌辦等語。借兵助勦一毫。難免流弊。惟英
國現在上海助効。法國復派員赴甯波設防。俄國前於王家寺

等處亦曾幫同出力。茲該國復派武員前來助勦。遇為拒絕。則該國必以英法藉口轉疑中國有輕視彼族之心。且外國人性情堅執。萬一因我不知。彼竟自行帶兵前來。轉多未便。應卽俯如所請。准其帶兵前來助勦。惟上海甯波既有英法二國在彼助守。如該國提督帶兵前來。應否。卽令在上海甯波與英法二國合力辦理。抑此外另有緊要海口。專令俄國會同該處官兵設法防勦之處。著曾國藩、薛樞、李鴻章、吳為等商。迅速覆奏。至入江助守裏下河一節。前據都興阿等疊次奏稱。該匪垂涎裏下河一帶。雖經添派兵勇防守。而下游江面二百餘里。師船寥寥。不敷分布。並聞賊匪於南岸製造船艙。廣據民船。設寨虛北

瀘其患不可勝計。若令該國兵船入滬駐防南岸，出其不意，焚燒賊船，並令稽查各國洋商接濟賊匪，搶破火藥於勒辦機宜，不無裨益。並著曾國藩等與都興阿會商密籌辦法，如無窒礙難行之處，卽著與該國提督當面商定，妥速辦理，毋稍遲延。該國兵船到後，恐其不聽調遣，及將來厚索兵餉，均屬意中之事，本日並據該衙門奏已與該國公使豫為等定，據稱頗頗福約一月後方可行抵上海，應令其前去會勘，無不遵從。又探詢其船酌察者何處情形，喚至令其前去會勘，無不遵從。又探詢其船可否得價交割，則稱該國官船斷難交割。此議係屬專為和好，並無他意。據此似該國提督到滬不至，或有挾執，及將來指端。

需索情事。著薛機李鴻章於順順福到滬後。面晤等商妥為駕
馳。並將籌辦情形隨時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近來各該省及
軍營接本廷寄。往往不能慎密。展轉傳鈔。不虞事體。殊屬可惡。
嗣後該大臣等接奉寄信。及鈔閑摺片等件。務當格外慎密。卽
須知照他處。亦必須親自手錄。並轉行知照接奉之人。毋許漏
洩。各衙門軍營書吏人等。恐有習教者。須防其密通消息。入於
外國人之手。如有疏虞。惟接奉廷寄之該大臣督撫等是關。

恭親王等人奏。再臣等查近來洋船屢到不准通商口岸。
私作買賣。不但於稅項有虧。且恐暗藏軍械。接濟賊匪。於
防勦事宜。更有妨礙。曾經臣等隨時照會英國公使。並一

面飭令各關按約嚴懲。旋據英公使照覆內稱。如有洋商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將各等單據違約私販。中國官員立拏不放。各該領事絲毫不可包庇。並宜盡力相助等語。外國公使既不肯袒護該領事。則中國地方官自應認真查拏。按約辦理。卽或該領事徇私偏袒。亦可據此與之理論。諒不至激出事端。相應請。

旨飭下沿海通商各督撫將軍大臣通飭所屬官員。嚴密稽查。倘有洋商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買賣。及雖在通商口岸。或載有軍器火藥暗行出售。立卽拏獲扣留。不得輕放。一面照約辦理。一面飛報臣衙門查奏。務須將船名貨物。並何

日何時在何口何地查拏據實詳報。斷不准稍涉虛偽。倘
或胥吏賄緝及有指端勒索等情一經發覺定必從嚴參
辦。

仰拏依諭

給英國黑會

為照會事。照得福州白里船販運私鹽一案前經文大臣
鈔錄美稅司原信函致威參贊。旋准覆稱似此舉動實所
難解現已剗行各口領事官庶期日後此等辦法可免再
興等語。本爵查通商稅則善後條約第三款內載内地食
鹽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又英國條約第三十七款

內載英船違期限一日該船主將船牌船口單交領事卽於次日將船名及押載頭數裝何貨物之處照會監督查驗如過期船主未報每日罰銀五十兩入第四十七款內載英船如到別處沿海地方私做買賣卽將船貨一併入官各等語今自里船於三月二十六日進口至三十日始報已逾日期且船內所載乃係違禁私鹽又無船口單而金門近處亦非通商口岸種種背約美稅司所辦已屬格外從寬何以星領事不惟不肯按約辦理且私發紅單擅派兵船押送出洋並將原販私鹽仍裝出口誠如威參贊前面所言實所難開雖函內聲明現已劄行各口領事庶

期日後此等辦法可免再興等語。但現在白里船如何辦
法。尚未議及。人如周家圩擅燒紅單船三號。通江集擅拉
兵船五號。領事官既不賠償。又不申報。不知領事官所司
何事。而此次顯違條約。任意妄為。儻不懲抑。將來紛紛效
尤。尚復成何事體。責大臣事。事以條約為重。而星領事乃
敢如此。其視條約固輕。視貴大臣亦覺不重。豈貴國欽差
大臣之威令不能行於一領事耶。本爵亦所不解。為此黑
會責大臣。如謂和約不可背。希卽責星領事。將白里船追
回究辦。否則通飭各口領事官。無論白里船行抵何處。就
地扣留。交地方官按約辦理。以示懲警。至中國地方官辦

理中外交涉事件。如有顯違條約之處。當卽立予處分。今
星領事肆意妄為。非尋常過失可比。應如何查究。想貴國
自有辦法。希責大臣秉公查辦。以儆將來。並用家訟通江
集焚毀。拉去各船礮及失去各物。應如何分別賠償。送還
之處。希責大臣一併照覆。至稅務司有稽查偷漏之責。無
論在何口岸。均准查拏。希責大臣通飭各領事官。無得矯
強。實為至要。又八月初三日。責大臣照會內海洋船至儀
徵。加裝食鹽。關丁徵收鹽稅。每箱私裝勒索。以致僅裝正
貨之船。亦被關丁攔阻等語。洋船入海。何船有鹽。何船無
鹽。實難深知。不能不認真稽查。本爵已經行知該省地方

官嚴飭關丁止准稽查私鹽毋得勒索錢文仍希貴大臣
嚴飭商人恪遵條約勿私載食鹽致干究辦可也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前接准貴親王朱文內閣英船白里販運私鹽
到閩一案於本月初二日輪船回南除劄令星領事將各
等情節詳細陳覆外以該領事未知先為申報候准本大
臣定奪行覆達咨水師武弁將白里船押送出洋先後均
係辦理不善等因申飭在案至於英船如到不列通商口
岸之處私作買賣領事官絲毫不可包庇本大臣業經有
通行各口之件今宜鈔錄隨文便送貴親王查照諒

貴國沿海地方官員果能認真盡職一切走失不難即日禁
止為此照覆

尋辨夷務始末卷之九